



徐志摩全集

3

散文集(甲·乙)

510253

徐志摩全集

3

散文集(甲·乙)



90510253



上海書店

志摩文集甲集目錄

曼殊斐兒·····	一
拜倫·····	二六
羅曼羅蘭·····	四三
達文簪的剪影·····	五三
濟慈的夜鶯歌·····	六四
湯麥士哈代·····	八〇
謁見哈代的一個下午·····	九二
哈代的著作略述·····	一〇〇
哈代的悲觀·····	一〇三

白郎甯夫人的情詩·····	一〇七
一個行乞的詩人·····	一三四
波特萊的散文詩·····	一五六
丹農雪烏·····	一六一
一 緒言·····	一六一
二 意大利與丹農雪烏·····	一六四
三 丹農雪烏的青年期·····	一六九
四 丹農雪烏的小說·····	一七四
五 丹農雪烏的作品·····	一八五
杜洛斯基·····	一九三
法郎士先生的牙慧·····	二〇三
法郎士：他的「職業祕密」·····	二一一

法郎士先生與維納絲·····	二一七
高爾基記契訶甫·····	二二三
嘉本特的來信·····	二四四
自傳小記(D. H. Lawrence 作)·····	二四七
自剖·····	二五六
一 自剖·····	二五六
二 再剖·····	二六五
三 求醫·····	二七一
四 這是風刮的·····	二七八

曼殊斐兒

『這心靈深處的歡暢，

這情緒境界的壯曠；

任天堂沉淪，地獄開放，

毀不了我內府的寶藏！』

『康河晚照即景』

美感的記憶，是人生最可珍的產業，認識美的本能是上帝給我們進天堂的一把秘鑰。

有人的性情，例如我自己的，如以氣候喻，不但是陰晴相間，而且常有狂風暴雨，也有最艷麗蓬勃的春光。有時遭逢幻滅，引起厭世的悲觀，鉛般的重壓在心上，比如冬令陰霾，到處冰結，莫有微生氣；那時便懷疑一切；宇宙、人生、自我，都只是幻的妄的；人情、希望理想也只是妄的幻的。

Ah, human nature, how,

If utterly frail thou art and vile,

If dust thou art and ashes, is thy heart so great?

If thou art noble in part,

How are thy loftiest impulses and thoughts

By so ignobles causes kindled and put out?

“Sopra un ritratto di una bella donna.”

這幾行是最深入的悲觀派詩人理巴第(Leopardi)的詩；一座荒墳的墓碑上，刻着塚中人生前美麗的肖像，激起了他這根本的疑問——若說人生是有理可尋的何以到處只是矛盾的現象，若說美是幻的，何以他引起的心靈反動能有如此之深切，若說美是真的，何以可以也與常物同歸腐朽，但理巴第探海燈似的智力雖則把人間種種事物虛幻的外象一一褫剝連宗教都剝成了個赤裸的夢，他卻沒有力量來否認美！美的創現他只能認為是稱奇的，他也不能否認高潔的精神戀，

雖則他不信女子也能有同樣的境界，在感美感戀最純粹的一霎那間，理巴第不能不承認是極樂天國的消息，不能不承認是生命中最寶貴的經驗，所以我每次無聊到極點的時候，在層冰般嚴封的心河底裏，突然湧起一股消融一切的熱流，頃刻間消融了厭世的結晶，消融了煩悶的苦凍。那熱流便是感美感戀最純粹的一俄頃之回憶。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Auguries of Muveence William Glabe

從一顆沙裏看出世界，

天堂的消息在一朵野花，

將無限存在你的掌上。

這類神祕性的感覺，當然不是普遍的經驗，也不是常有的經驗，凡事只講實際的人，當然嘲諷神祕主義，當然不能相信科學可解釋的神經作用，會發生科學所不能解釋的神祕感覺。但世上『可爲知者道不可與不知者言』的情事正多着哩！

從前在十六世紀，有一次有一個意大利的牧師學者到英國鄉下去，見了一大片盛開的苜蓿（Clover）在陽光中只似一湖歡舞的黃金，他只驚喜得手足無措，慌忙跪在地上，仰天禱告，感謝上帝的恩典，使他得見這樣的美，這樣的神景，他這樣發瘋似的舉動當時一定招起在旁鄉下人的譁笑，我這篇裏要講的經歷，恐怕也有些那牧師狂喜的瘋態，但我也深信讀者裏自有同情的人，所以我也不怕遭鄉下人的笑話！

去年七月中有一天晚上，天雨地濕，我獨自冒着雨在倫敦的海姆司堆特（Hampstead）問路驚問行人，在尋彭德街第十號的屋子。那就是我初次，不幸也是末次，會見曼殊斐兒——『那二十分不死的时间』——的一晚。

我先認識麥雷君 John Midaletton Murry Atheneum 的總主筆，詩人，著名的評衡家，也

是曼殊斐兒一生最後十餘年間最密切的伴侶。

他和她自一九一三年起，即夫婦相處，但曼殊斐兒卻始終用她到英國以後的『筆名』(Pen name) Miss Kathrine Mansfield。她生長於紐新蘭(New Zealand)，原名是 Kathleen Beauchamp，是紐新蘭銀行經理 Sir Harold Beauchamp 的女兒，她十五年前離開了本鄉，同着她三個小妹子到英國，進倫敦大學院讀書，她從小即以美慧著名，但身體也從小即很怯弱，她曾在德國住過，那時她寫她的第一本小說『In a German Pension』，大戰期內她在法國的時候多，近幾年她也常在瑞士意大利及法國南部。她所以常在外國，就為她身體太弱，禁不得英倫的霧迷雨苦的天時，麥雷爲了伴她也只得把一部的事業放棄(Atheneum 之所以併入 London Nation 就爲此)，跟着他安琪兒似的愛妻，尋求健康，據說可憐的曼殊斐兒戰後得了肺病證明以後，醫生明說她不過三兩年的壽限，所以麥雷和她相處有限的光陰，真是分秒可數，多見一次夕照，多經一度朝旭，她優曇似的餘榮，便也消滅了如許的活力，這頗使想起茶花女一面吐血一面縱酒恣歡時的名句：『You know I have not long to live, therefore I will live fast!』——你知道我

是活不久長的，所以我存心活他一個痛快！我正不知道多情的麥雷，對着這艷麗無雙的夕陽，漸漸消翳，心裏「愛莫能助」的悲感，濃烈到何等田地！

但曼殊斐兒的「活他一個痛快」的方法，卻不是像茶花女的縱酒恣歡，而是在文藝中努力；她像夏夜榆林中的鵲鳥，嘔出縷縷的心血來製成無雙的情曲，便唱到血枯音嘶，也還不忘她的責任，是犧牲自己有限的精力，替自然界多增幾分的美，給苦悶的人間，幾分藝術化精神的安慰。

她心血所凝成的便是兩本說集，一本是「Bliss」，一本是去年出版的「Garden Party」。憑這兩部書裏的二三十篇小說，她已經在英國的文學界裏佔了一個很穩固的位置，一般的小說只是小說，她的小說卻是純粹的文學，真的藝術；平常的作者只求暫時的流行，博羣衆的歡迎，她卻只想留下幾小塊「時灰」掩不開的真晶，只要得少數知音者的贊賞。

但唯其是純粹的文學，她著作的光彩是深蘊於內而不是顯露於外者，其趣味也須讀者用心咀嚼，方能充分的理會，我承作者當面許可選譯她的精品，如今她已去世，我更應珍重實行我翻譯的特權，雖則我頗懷疑我自己的勝任，我的好友陳通伯他所知道的歐洲文學恐怕在北京比誰都

更淵博些，他在北大教短篇小說，曾經講過曼殊斐兒的，很使我歡喜。他現在答應也來選譯幾篇，我更要感謝他了。關於她短篇藝術的長處，我也希望通伯能有機會說一點。

現在讓我講那晚怎樣的會晤曼殊斐兒，早幾天我和麥雷在 Charing Cross 背後一家嘈雜的 A.B.C. 茶店裏，討論英法文壇的狀況。我乘便說起近幾年中國文藝復興的趨向，在小說裏感受俄國作者的影響最深，他的幾於跳了起來，因為他們夫妻最崇拜俄國的幾位大家，他曾經特別研究過道施滔庵符斯基著有 1 本 “Dostoevsky: A Critical Study Martin Secker”，曼殊斐兒又是私淑契高夫 (Tchekov) 的，他們常在抱憾俄國文學始終不會受英國人相當的注意，因之小說的質與式，還脫不盡維多利亞時期的 Philistinism。我又乘便問起曼殊斐兒的近況，他說她這一時身體頗過得去，所以此次敢伴着她回倫敦來住兩個星期，他就給了我他們的住址，請我星期四晚上去會她和他們的朋友。

所以我會見曼殊斐兒，真算是湊巧的湊巧，星期三那天我到惠爾思 (H. G. Wells) 鄉裏的家去 (Easton Glebe) 下一天和他的夫人一同回倫敦，那天雨下得很大，我記得回寓時渾身都

淋濕了。

他們在彭德街的寓處，很不容易找，（倫敦尋地方總是麻煩的，我恨極了那個迴街曲巷的倫敦。）後來居然尋着了，一家小小一樓一底的屋子，麥雷出來替我開門，我頗狠狠的拿着雨傘還拿着一個朋友還我的幾卷中國字畫，進了門。我脫了雨具，他讓我進右首一間屋子，我到那時爲止對於曼殊斐兒只是對一個有名的年輕女作者的景仰與期望；至於她的『仙姿靈態』我那時絕對沒有想到，我以爲她只是與 Rose Macanlay, Virginia Woolf, Roma Wilson, Mrs. Lucas, Vanessa Bell 幾位女文學家的同流人物。平常男子文學家與美術家，已經儘夠怪僻，近代女子文學家更似乎故意養成怪僻的習慣，最顯著的一個通習是裝飾之務淡樸，務不久時，『背女性』頭髮是剪了的，又不好好的收拾，一團和糟的散在肩上；襪子永遠是粗紗的；鞋上不是有泥就有灰，並且大都是最難看的樣式；裙子不是異樣的短就是過分的長，眉目間也許有一兩圈『天才的黃暈』，或是帶着最可厭的美國式龜壳大眼鏡，但他們的臉上卻從不見脂粉的痕跡，手上裝飾亦是永遠沒有的，至多無非是多燒了香煙的焦痕，譁笑的聲音十次裏有九次半蓋過同座的男子，走起路來

也是挺胸凸肚的，再也辨不出是夏娃的後身；開起口來大半是男子不敢出口的話；當然最喜歡討論的是 Freudian Complex, Birth Control 或是 George Moore 與 James Joyce 私人印行的新書，例如“A Story-teller's Holiday”，“Ulysses”，總之她們的全人格只是婦女解放的一幅諷刺畫（Amy Lowell 聽說整天的抽大雪茄）和這一班立意反對上帝造人的本意的『唯智的』女子在一起，當然也有許多有趣味的地方，但有時總不免感覺她們矯揉造作的痕跡過深，引起一種性的憎忌。

我當時未見曼殊斐兒以前，固然並沒有預想她是這樣一流的 Futuristic，但也絕對沒有夢想到她是女性的理想化。

所以我推進那房門的時候，我就盼望她——一個將近中年和靄的婦人——笑盈盈的從壁爐前沙發上站起來和我握手問安。

但房裏——一間狹長的壁爐對門的房——只見鵝黃色恬靜的燈光，壁上爐架上雜色的美術的陳設和畫件，幾張有彩色畫套的沙發圍列在爐前，卻沒有一半個人影。麥雷讓我一張椅上坐

了，伴着我談天，談的是東方的觀音和耶教的聖母希臘的 Virgin Diana 埃及的 Isis 波斯的 Mithraism 裏的 Virgin 等等之相彷彿，似乎處女的聖母是所有宗教裏一個不可少的象徵……我們正講着，只聽得門上一聲剝啄，接着進來了一位年輕女郎，含笑着站在門口，『難道她就是曼殊斐兒——這樣的年輕……』我心裏在疑惑。她一頭的褐色鬚髮，蓋着一張的小圓臉，眼極活潑，口也很靈動，配着一身極鮮艷的衣裳——漆鞋，綠絲長襪，銀紅綢的上衣，紫醬的絲絨圍裙——亭亭的立着，像一顆臨風的鬱金香。

麥雷起來替我介紹，我才知道她不是曼殊斐兒，而是屋主人，不知是密司 Peir 還是 Beck 我記不清了，麥雷是暫寓在她家的；她是個畫家，壁掛的畫，大都是她自己的，她在我對面的椅上坐了，她從爐架上取下一個小發電機似的東西拿在手裏，頭上又戴了一個接電話生戴的聽筒，向我湊得很近的說話，我先還當是無線電的玩具，隨後方知這位秀美的女郎，聽覺和我自己的視覺彷彿，要藉人爲方法來補充先天的不足。（我那時就想起聾美人是個好詩題，對她私語的風情是可能的了！）

她正坐定，外面的門鈴大響——我疑心她的門鈴是特別響些，來的是我在法蘭先生 (Roger Fry) 家裏會過的 Sydney Waterloo，極談諧的一位先生，有一次他從他巨大的袋裏一連摸出了七八枝的煙斗，大的小的長的短的各種顏色的，叫我們好笑。他進來就問麥雷迦賽林 (Katharine) 今天怎樣。我堅起了耳朵聽他的回答，麥雷說「她今天不下樓了，天太壞，誰都不受用……」華德魯就問他可否上樓去看他，麥說可以的，華又問了密司 B 的允許站了起來，他正要走出門，麥雷又趕過去輕輕的說 "Sydney, don't talk too much."

樓上微微聽得出步響 W 已在迦賽林房中了。一面又來了兩個客，一個短的 M 才從遊希臘回來，一個軒昂的美丈夫就是 Soudon Nation and Atheneum 裏每週做科學文章署名 S 的 Sullivan M 就講他遊希臘的情形儘背着古希臘的史跡名勝 Parnassus 長 Mycenae 短講個不住。S 也問麥雷迦賽林如何，麥說今晚不下樓 W 現在樓上。過了半點鐘模樣，W 笨重的足音下來了，S 就問他迦賽林倦了沒有，W 說「不，不像倦，可是我也說不上，我怕她累，所以我下來了。」再等一歇 S 也問了麥雷的允許上樓去，麥也照樣的叮囑他不要讓她乏了。麥問我中國的書畫，我乘便

就拿那晚帶去的一幅趙之謙的『草書法畫梅』，一幅王覺斯的草書，一幅梁山舟的行書，打開給他們看，講了些書法大意，密司B聽得高興，手捧着她的聽盤，挨近我身旁坐着。

但我那時心裏卻頗有些失望，因為冒着雨存心要來一會Bios的作者，偏偏她又不下樓；同時W、S、麥雷的烘雲托月，又增加了我對她的好奇心，我想運氣不好，迦賽林在樓上，老朋友還有進房去談的特權我外國人的生客，一定是沒有分的了，時已十時過半了，我只得起身告別，走出房門，麥雷陪出來幫我穿雨衣，我一面穿衣，一面說我很抱歉，今晚密司曼殊斐兒不能下來，否則我是很想望會她的。但麥雷卻很誠懇的說『如其你不介意，不妨請上樓去一見』。我聽了這話喜出望外，立即將雨衣脫下，跟着麥雷一步一步的上樓梯……

上了樓梯，扣門，進房，介紹，S告辭，和M一同出房，關門，她請我坐了，我坐下，她也坐下……這麼一大串繁複的手續，我只覺得是像電火似的一扯過，其實我只推想應有這麼些邏輯的經過，卻並不會親切的一一感到；當時祇覺得一陣模糊，事後每次回想也只覺得是一陣模糊，我們平常從黑暗的街裏走進一間燈燭輝煌的屋子，或是從光薄的屋子裏出來驟然對着盛烈的陽光，往往覺得